



Q点萌恋
第三季
02

大鱼文化首烹悬疑萌系大餐，
【红摇】剧透4D般视觉冲击

猫为傲娇把家当，奴役家主轻车熟路，他说：主人，敢偷腥的话，剁掉你的手哦！

话说猴子都闹完了，
跨越种族爱恋啥时到头？

一条线牵引五百年恩怨，
一方有难，八方点赞

只过人群中多看一眼，
深陷JQ不断、各种纠缠

红摇 著

女主遭全家反口，
神兽路过打



女主全家大祸临头，
神兽路过打酱油

话说猴子都闹完了，
跨越种族爱恋啥时到头？

大鱼文化首烹悬疑萌系大餐，
【红摇】剧透4D般视觉冲击

只不过在人群中多看一眼，
深陷JQ不断、各种纠缠

一条线牵引五百年恩怨，
一方有难，八方点赞

IP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燕山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半仙印 / 红摇著. — 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14. 11

ISBN 978-7-5511-2107-1

I. ①半… II. ①红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45212号

书 名: 半仙印

著 者: 红 摇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特约编辑: 千月兔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熊 猫

内文设计: 曾 珠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10×1000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343千字

版 次: 2015年1月第1版

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107-1

定 价: 24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半仙印

目录

- 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/ 第一卷 / 灭门之祸 | 001 |
| / 第二卷 / 妖怪，没有吃素的 | 017 |
| / 第三卷 / 杀机四起 | 035 |
| / 第四卷 / 报应不爽 | 051 |
| / 第五卷 / 三尾獬猫 | 067 |
| / 第六卷 / 半似仙人 | 083 |
| / 第七卷 / 命里棋盘 | 099 |
| / 第八卷 / 邪地多日游 | 115 |
| / 第九卷 / 仙主 | 133 |



半仙印

目录

/ 第十卷 / 求你好起来	151
/ 第十一卷 / 逃之夭夭	167
/ 第十二卷 / 饲养家猫规范	183
/ 第十三卷 / 仙境囚笼	199
/ 第十四卷 / 仙岛	219
/ 第十五卷 / 仙葶	235
/ 第十六卷 / 堕入魔道	253
/ 第十七卷 / 死而复生	265
/ 结 尾 / 厮守	279





【第一卷】

灭门之祸





/002/

无月之夜，风雨欲来，天空阴云密布。神兽陌途刨动巨大的四蹄，从低空掠过。潮湿的风忽然卷来浓重的血腥气，陌途蹄下踩着祥云几乎要被浸染成血色。它的脚步不由得滞了一下，地面的凡人们，又在制造着某一场屠杀。

弱小又凶残的族类。陌途的金色竖瞳闪过嘲讽的意味。

以往遇到这种情形，它都会不闻不问地漠然路过。愚昧凡人的自相残杀，只会让它发出冷笑。更何况它此行身负重任，没有闲空去看热闹。然而就在它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，云层中孕育的闪电划破天空。大雨即至。

想要不被雨淋，必须穿过云层，到达雨云之上。而这场雨眼看着来势迅猛，显然它来不及穿过去就要被淋透。陌途最不喜欢自己漆黑华丽的毛皮被打湿了。

于是它迅速压低祥云，降落到人间，找地方暂时避一避这场大雨。

地面是一处灯火阑珊的城池。陌途来人间的次数不多，对这座城却是知道的，这里叫作焦州府，是江北一片富饶的地区。临近地面时，它巨大的身躯迅速缩小，及至落在一处大宅院的屋顶上时，已然变成一只通体漆黑的猫儿，眼眸微微泛着金光。陌途的真身是仙家神兽三尾獬猫，行走人间往往伪装成普通黑猫的模样。

落下的一瞬间，它被浓重的血腥气熏得鼻子都皱了起来。好巧不巧，正落在它厌烦的屠杀现场。沿着斜斜屋顶看下去，只见屋前横七竖八卧着十几具尸体，男女老幼皆有，死状各异，血流满地。

再抬眼看看四周，宅院的其他屋子里想必也是尸骸累累。怪不得血腥气能冲到云霄上去，这些冤死者深重的怨气就足以让阎王爷的宝座都颤三颤了。

陌途厌弃地甩了甩头，掉转细软的猫身，准备离开这里另寻个干净的地方避雨，却被一阵微弱的哭声扯住了脚步，像是个女孩在呻吟哭泣。

它不想多管闲事的。沿着屋脊踏着猫步走了几步，哭声断断续续，孱弱得随时要消失，却顽强地绵延进它耳中。它烦躁地停下来，一屁股坐在屋脊上，犹豫了一阵，终于忍不住跃下屋顶来到院子里。小心翼翼地避开地上的血泊，循着声音，终于确定哭声是从一具俯卧的女尸底下传出的。

它倒要看看，是什么小东西哭得这么让人心烦。然而猫身太小，短爪子不能翻开女尸。

颈毛抖了一抖，它的身形忽地变大，变回威风凛凛的巨兽，漆黑皮毛泛着油亮光彩，三条大尾甩在身后，额头竖立着一根锋利尖角，巨齿微露，双瞳凶厉，一对尖尖大耳更添几分凶悍。它抬起巨爪，轻松翻开那具妇人的尸体，露出妇人死前护在身下的一个八九岁模样的女孩。

妇人是被长刀从背部插入，穿心而死，而女孩胸口也有一个深深的伤口，显然是刀贯穿妇人的身体时又透入女孩的胸口。那伤口狰狞地裂着，鲜血已浸透了她的整个上半身。然而她暂时还未死去，双眼紧紧闭着，用最后一丝力气哭泣着，血沫随着哭声从她的嘴巴里一阵阵涌出。哭声渐渐微弱。

显然，这只是濒死的挣扎，她很快就会断气。

陌途不耐烦地眯了一下金眸，祈盼着她快快断气，快快住嘴，不要再用这烦人的哭声扰乱它避雨的计划。

硕大的雨滴突然落下，砸在它的皮毛上，也砸在女孩的脸上。

下雨了，它的皮毛要被打湿了。管这女孩哭不哭的，它得马上走了，让她自生自灭吧。随即急忙转身，想赶紧找个地方避雨。

然而女孩还在哭，还在哭……

那么脆弱的凡人，为什么生命力这么顽强呢？陌途忍无可忍地折返回去，叨住女孩肩部的衣服，拖着她向屋子里走去。

闪电划过天空，一个家族被灭门后的惨烈情形被瞬间照亮，又倏忽隐没。横尸遍地的院落里，巨大的猛兽叼着一个小女孩，迈过一具具尸体，走进洞开的屋门，硕大的身躯刚好能钻进口口。

大雨滂沱而下，血液成河，顺着雨水渗入泥土。无比凄惨可怖的夜晚。

屋子里尚燃着一盏微灯，光线暗淡。

陌途迈过屋子中间卧着的两具尸体，把女孩放在地上，自己则找了块干燥的地方，卧下休息。

把即将死去的女孩衔进屋子里，让她在生命最后一刻不在大雨中度过。

作为一头冷漠高傲的神兽，陌途很少做出这种善意的举动，今天也不知怎么了。它烦躁地甩了甩尾，三条大尾拍打在地上，发出噼啪的声响。

一定是这小家伙哭得太烦的缘故。它对自己解释说。

女孩这时已哭不出声，咽喉中只发出嘶嘶的艰难残喘，生命渐渐从身体里抽离。陌途忽然感觉十分压抑，呼吸也跟着不畅起来。

她为什么还不死呢？弥留一刻便痛苦一刻，何苦要挣扎着不肯去呢？

它烦躁地瞥了女孩一眼。这时它忽然发现女孩的眼睛不知什么时候微微睁开了，绝望的目光缓缓游移，最终落在它的脸上。女孩的瞳孔有些失焦，也不知是否看清了眼前的巨兽，眼神里透出的痛苦和茫然，令陌途的心颤抖了一下，尖耳也忍不住抖了一抖。

女孩的唇翕动了一下，没有发出声音，只涌出一股血沫。它却分明听到了话音：救我。

它眼中透着惯有的冰冷，静静注视着女孩，无声道：“得了吧，我救不了





你。除非……”

心中猛然划过一个念头，惊得它忽地跳了起来，颈上的毛发竖立起来。

它狠狠甩了甩巨大的头颅。怎么可以有这种想法！她不过是一个渺小、卑微的凡人，它怎么可能为救她的命，去犯那种逆天大罪！

这样凶狠狠地警告着自己，目光却忍不住去看女孩，再对上她求救的目光，只觉得无可遁形。

不能这样任自己胡思乱想了。它顾不得皮毛被淋湿的顾虑，果断站起来向外走去。必须离开这个地方，离这个奇怪的孩子远一点，让她默默死去好了，这事原本就跟它没有丝毫干系！

它迈着恼火的脚步走到门口，听到身后的女孩发出一声游丝般的绝望叹息，似一个落入水中的人松开手中唯一的浮木。它的头脑忽然蒙了，鬼使神差地折回女孩身边，头颅低伏近女孩的脸，张开大嘴，嘴中冒出一团紫色荧光，荧光中浮着一朵玉色仙蕈。这仙蕈状若灵芝，洁白如玉，根部透出一缕鲜红，绕茎而上，在蕈伞上涸开。一眼看去便知非凡间俗物。

裹了仙蕈的光团在女孩和它之间略停了一会儿，倏忽钻进女孩的嘴巴，消失不见。女孩的全身瞬间透出紫色光彩，转眼间又隐去。再看女孩，已然昏迷过去，神色却安然了许多。

陌途静静注视着女孩的变化。看到她昏睡过去，脸色有些好转，它也松了一口气。然而片刻之后，它突然清醒了。竖瞳嗖地缩成两道线，浑身的毛都惊慌地耷了起来。

它都做了些什么？

它竟然把仙蕈喂给了一个凡人！巨爪猛地按上女孩的胸口，趾端喇地弹出利甲，刺入女孩的衣服。此时仙蕈刚刚渡入女孩体内，尚未与她的骨血融为一体。

只消轻轻一划，就可将她开膛破肚，将那因为它一时冲动喂给她的仙蕈剖出来。

然而它的脚爪脱离了它的控制一般，这一下迟迟划不下去。目光转到女孩脸上。她微卷的长睫像栖息的蝶翼，轻覆在苍白的小脸上。陌途忽然转身奔出屋子冲进雨中，发出一声狂吼，如巨雷在平地滚过，腾空而起，直冲进乌云团中。全城熟睡中的人都被惊醒了，有人披衣起身，站在窗前张望，只看到乌云盖顶，雨幕滂沱。

躺在砖地上的女孩突然在剧烈的疼痛中醒来。被钢刀斫断的胸骨发出咯咯的脆声，一点点恢复原位，裂处迅速接合。断裂的肌肉和血管以惊人的速度生长弥合，绽开的皮肤迅速愈合，发出嘶嘶的微响。这个过程带来如此强烈的疼痛，使她之前出窍了一半的魂魄被狠狠扯回身体，又几乎要立刻魂飞魄散。

小小的身体在地上扭动翻滚，发出声嘶力竭的尖叫声。挣扎了许久，胸前的致命伤全部愈合如初，疼痛总算是缓解，她浑身已汗湿，精神恍惚地趴在地上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女孩慢慢站了起来，胸前衣服的破口中，露出虽然染血却完好的皮肤，伤口完全不见了。

她用一双惊恐的眸子，看着地上躺着的两具尸体。

那是她家的两名丫鬟。一个被割喉，一个被从肩膀劈到腰部，尸体已然冷硬多时。

她的记忆慢慢苏醒。



冲进家里的蒙面人、明晃晃的刀剑，家人惊慌躲避，刀光闪过，滚烫的鲜血弥漫视线。一柄钢刀在头顶扬起，她看到蒙面巾后面凶恶的眼。娘亲突然扑过来，将吓呆的她护在身下。钢刀直直戳下，娘亲心口喷薄而出的温暖鲜血包裹了她的身体，旋即胸口感觉到一道冰冷刺入。

冰冷撤去，留下心脏被撕碎般的疼痛，她在剧痛中失去意识……

娘亲。

她忽然抬腿向院子里跑去，嘴巴里喊着“娘亲，娘亲”，终于在尸体堆中找到时，娘亲的身体已然冰冷。

九岁的女孩儿，尚没有能力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，不会想将来要怎么办，她甚至连死亡的意义都不很了解。只是隐约知道，娘亲再不会醒来，再不会抱住她温柔地唤她的小名。她没有哭。巨变将她完全打蒙了，此时的女孩只露出一脸茫然，呆呆坐在母亲的尸首边。

大雨还在下，她浑身已湿透，身体变得冰冷。呆坐了一会儿，爬到母亲身边躺下，头枕着尸身僵硬的手臂，依偎着母亲冰冷的胸口，闭上眼睛，企图让自己睡过去。

也许一觉醒来，会发现这一切不过是场噩梦，她会是在柔软的床铺上，娘亲的怀抱依然温暖。

在大雨中，身体浸泡在混了血水的雨水里，依着一具尸体，她竟然真的睡着了。

她被一阵喧闹声惊醒。

“死人了——死人了——”有人狂叫着奔走。她爬起身来，眼前依旧是母





亲僵硬的身体，泛青的脸。一瞬间，她明白一切已无法改变。

院门外响起杂乱的脚步声，有更多的人跑了过来，她下意识地感觉不能被人发现还有人活着，必须躲起来。随着意识的警觉，她眼底突然闪过一层淡淡金光，小小的脸上，露出与年龄不符的肃杀神情。

躲在哪里呢？她四下张望一下，看到了院子里的一棵高大的香樟树。

躲到树上去。她想。打这个主意的同时，自己心中暗暗奇怪。这么高的树，笔直的树干，怎么可能爬得上去呢？可是她此时就偏偏觉得自己能上去。未及解开心中疑惑，身体已然行动。动作迅捷地跑到树前，手搭在树干上，掌心仿佛有吸力般紧紧附住了，四肢微一用力，便沿着树干疾速地攀了上去，体重丝毫没有成为负担，身体意外的轻，简直是轻如鸿毛。

不及细想，院子门口已有人闯了进来，来人是些官兵，看到满地尸首，发出震惊的叹息声。他们被眼前的惨状震撼了，谁也没有注意大树上爬了一只小猴子般的女孩，正在迅速地隐藏进茂密的树冠里。

“上到周家老爷子，下到他重孙辈的婴孩，一个都不曾放过，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。周家到底招惹了什么人，惹来这灭门之祸？”一名军官痛惜地连连摇头。

一名士兵颤抖着接话说：“您昨晚听到那一声巨响的落地雷了吗？震得整个城都颤了，我就知道，那不是好兆头！”

门外传来一声通报：“知府大人到——”

院门外走进身着锦缎官服的焦州知府大人，身材干瘪，微微有些驼背，几根山羊胡稀疏地翘着。知府大人是当地最大的官儿，出了这么大案子，自然得亲临现场。

他面色凝重地扫了一眼地上的尸体，吩咐手下清点死亡人数，逐个验尸。到午后时分，官府的人把该看的看了，该数的数了，才令人把尸体收走，另找地方停放。

女孩稍稍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现身，寻求官府的保护，但直觉还是告诉她不能出去。她总觉得，那些蒙面人还藏在她看不见的地方盯着这里，一旦她出现，就会把她杀掉。

她躲在枝叶后，看到娘亲的尸身被抬走，生离死别的痛这时才从心脏中刺出来，撕心裂肺。她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来，让满脸的泪水浸到袖子上，免得被人发觉。

夜色笼罩下，官兵们忙不迭地撤离了这阴森的凶案现场，只留了几个值夜的守在大门之外。值夜的人也是半步不愿踏进来的。院子里变得空荡荡的，地面上留着官府用白灰描出的一个个人形，记录着死去的人最后的姿态。虽然经

过大雨的一夜冲刷，空气中仍充斥着重重的血腥气。

女孩看到没有人了，打算悄悄溜下树。她正打算行动时，对面的屋顶忽然传来轻轻的踩踏声，有两个影子不知从何处飘来，黑色斗篷如暗夜蝠妖，在屋脊上停了一停，旋即跃进院中。女孩忽然意识到自己的视力似乎强了许多，尽管这无月的夜晚黑得浓郁，她依然看得清四周事物。这样的变化，似乎是从醒来那一刻就开始的。但那两人身披斗篷，脸上遮着面巾，她视力再强，也看不清面目。

他们打量着四周，其中个子高的问道：“一共多少口？”

“一百一十三口。”小个子恭敬地答道。

这个话音传进女孩的耳中，她的身体突然颤抖了一下。这个声音很熟悉，不久前她刚刚听到过。凝聚目力望去，辨认出小个子微微驼着的背。

那知府大人！女孩的脊上冒出一层冷汗。知府大人，朝廷的大官，跟杀死她一百一十三口家人的凶手，是一伙的。

“一个活口也没剩吗？”高个子问。

小个子犹豫了一下。高个子转身盯住他，目光凌厉。小个子说：“少了一个人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周亦书的长女，闺名叫作青檀，今年九岁。”

高个子猛然挥手，重重扇了他一巴掌，把他打倒在地上。

小个子捂着脸跪着说：“主子休要动怒！不过是个女孩子，年龄又小，就算是跑了也成不了气候，主上不必在意。”

被称作主子的人一脚踹在他的脸上：“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！手脚如此不利落，偏偏要给我留个念想吗？”

小个子磕头如捣蒜：“主子饶命！”

“回去自卸左臂。”高个子冷冷道，“找到她，杀了。”

小个子哆嗦着叩头：“是。”

两个阴森如地狱来者的人离开许久，女孩才哆嗦着手脚，沿着树干滑到地上，心中惊悸未消。那人说的“青檀”，正是她的闺名。死亡的恐惧充斥在胸口。

要逃跑，离开这里。

大门外有守着的卫兵，不敢从门口出去。她溜到高高的院墙边上，试着跳了一下，身体高高跃起数尺高，小手正好扒住了墙头。那种奇怪的身轻如燕的感觉还在。顾不得细想为什么自己突然具备了这奇异的本事，微用力便翻越了墙头，轻盈落地，像一片羽毛般悄无声息。

她躲在墙根的暗影中，观察了一下四周。眼神专注的时候，眼底浮过隐隐





/008/

金光。这里刚刚发生过血案，邻居们早早就关门闭户，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。女孩沿着墙根儿，脚步轻悄地跑走。跑到街口时，站住脚步，回头望了一眼那座沉寂的宅院。

所有家人自此阴阳两隔。

一切欢声笑语，亲情环绕，富足和美，从此隐没在过去的时光里。前方未知的险途、身后被追杀的死亡恐惧，让她忍不住怕得哭起来，又不敢哭出声，只把抽噎压抑在咽喉，小脸上滚滚泪下。

她收回目光，压住心中恐慌，略略做了一下打算。连官府都勾结了凶手，这里任何人都信不过，杀手可能在任何一处阴影潜伏着。

必须逃离焦州府。她一边抽泣着，一边循着街边跑向城门的方向。前方路上不管是荆棘还是乱石，都要由她这双稚嫩的小脚独自踏过。

夜视的能力帮助她及时避开巡逻官兵，一路走走藏藏，接近城门时，已是凌晨时分。城门尚未打开，她想了一下利用自己莫名出现的攀爬能力爬出城墙去，随即又放弃了。城墙上隔不远便有岗哨，灯火通明，很容易被发现。她在街角发现了一堆烂筐子，就钻了进去，想着等天亮城门开后想办法混出去。

此时是夏末秋初的季节，凉凉的夜风从筐子的缝隙中钻进来，使她的手脚变得冰凉。幸好被血和雨水浸湿的衣服此时已晾干了，否则非要冷死不可。她缩了一缩，蜷成小小的一团。头顶有竹筐罩着，耳边安安静静，总算是有了两分安全感。



终于静了下来，一夜一天的恐怖经历不由自主地在脑中翻滚，眼泪再度忍不住。伤心之际，忽然又想到莫名出现的异能。她把下巴搁在臂弯，蹙着眉头凝神思索，细细捋了一下经过。

蒙面人要杀她，娘亲把她护在身下。凶器还是戳了下来，刺穿了娘亲的身体，也刺进了自己的胸口。想到这儿，心口跟着一痛，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。此时的痛一闪即逝，显然只是来自记忆。

她低头查看自己的胸口。想象中伤口处的衣服破了一个大洞，像是利刃割裂的，整件衣服的上半身都被血浸透，又经雨水淋泡，变成脏兮兮的暗褐色。手指探入破洞，是她稚嫩平坦的胸脯，皮肤完好无损，没有伤口。

难道娘亲完全替她挡去了那一刀？她根本就没有受伤？

那么记忆中可怕的疼痛是怎么回事？

再想下去，记忆中是一片空白，她大概是昏过去了。记忆续上时，便是从昏迷中醒来，那难以想象的撕心裂肺的剧痛。那个过程那样漫长，仿佛在地狱的刀坑里翻滚了一个世纪。

现在，她身上半点伤痕也没有，按按胸口和肚子，内脏似乎也没有损伤，那么那种可怕的疼痛是因何而发？她百思不得其解。

再接下去，跑进院子里时，夜雨之中应是伸手不见五指，但她分明是看清了事物，仍然轻易找到了娘亲的尸体。然后又发现身轻如羽，手若吸盘，具备了比猿猴还强的攀爬能力。

从前她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女孩，从昏迷中醒来后，突然就起了变化。

这么说来，在她昏迷的过程中，发生过什么事吗？可是无论她如何苦苦思索，对那一段时间的记忆都是一片空白。天色泛白时，她终于困得撑不住，沉沉地打了个盹。

这短短的睡眠里，现实的恐怖经历侵入了梦里——杀戮、鲜血、大雨、疼痛，让她无路可逃。几乎被绝望淹没的时候，忽然看到了一对金色的巨大眼睛，有着凶凶的竖瞳，目光冷漠，似猛兽，似妖魔。奇怪的是，她对这双可怕的眼睛丝毫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找到了依靠一般，恐惧感顿时消散。她努力地想看清眼睛的主人，却只看到一片混沌。她尝试着向眼睛走去，只迈了一步……便醒了。

周围有说话声，她被折磨得脆弱的神经险些崩裂，吓得浑身猛地颤了一下，差点跳起来。在懵懂中惊慌了一阵，才反应过来是城门快开了，一些赶早出城的人陆续来到城门口等着。

沉重的城门缓缓开启时，一骑快马奔来，马上的军官对守卫大声吩咐：“城里出了凶案，出入人群要谨慎盘查！另外，有人家丢失了个八九岁的女孩子，怀疑是被人牙子拐走了。凡出城的女孩八九岁模样的，一律带去府衙，审明了身份再放人！”

守卫们齐声应着，心中却暗暗嘀咕。前一夜，城内出了灭门凶案，经营着一家百年药店“仙草堂”的周家，一夜之间百余口被杀绝，满城似乎都弥漫了腥风血雨，老幼皆知，人人变色。今日这盘查的两道命令下来，怎么听起来那家丢失了女孩子的，比灭门凶案来得更肃重？大概丢的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吧！

又听那官兵补充道：“大家记着，那女孩子左肩有个青色印记，给我挨个查验清楚！”

躲在不远处街角一堆烂筐里的青檀听得分明。那个所谓“被人牙子拐走的女孩子”，定然指的是她。她把手探进衣襟，触摸自己的左肩。左肩锁骨之下，有一个青色的印记，那是周家人一出生便要烙上去的特殊印记。她曾问过娘亲





那是什么，大人说是周家的家徽。可是那印记是个曲折古怪的花纹，非图非字，完全看不懂是什么寓意。

/010/

赶尽杀绝，如此狠毒。

青檀的小脸上浮现出刻骨的仇恨。如果此时有人看到她的眼睛，会发现这双满是恨意的眸子泛着灼灼的金色。

知府大人，你一定要好好活着，你是找到我周家灭族仇人的唯一线索。终有一天，我会回来找你。

城门已大开，守卫对出城的人和行李挨个盘查。箱子全要打开，轿子全部查看，就连推车上装粮食的麻袋也要用长矛反复刺几下，也不顾弄撒了人家的粮食。见到八九岁模样的女孩子就直接带走细审，搞得带孩子的大人满腹抱怨，却又不敢跟官兵大小声，只好乖乖配合。

这情形，让企图蒙混出城的青檀冒出一头冷汗。如果就这么走出去，是绝无可能混过去的。

一阵吵闹声由远及近。她透过缝隙望去，见是几名官兵沿街搜索，连街边乞讨的小叫花子也不放过。眼看着官兵们一路搜了过来，她浑身哆嗦着，惊慌失措。

一名士兵隐约看到前面的一堆烂筐里似乎有东西在动，几步迈上前去，抓住一只筐子就是一掀。

筐子底下空空如也，把筐子一只只扔开，翻了个底朝天，也没发现什么活物。

“大概是看错了。”他对自己说。

与此同时，原本停在旁边等出城的一辆马车缓缓向前移动。锦缎车帘微动，香气丝缕逸出。

在士兵掀开最后一只筐子的前一刻，青檀从另一侧拱出去，钻进了马车的车厢中。此时，她正蜷在马车的一角，睁着一对惊慌的眼睛，望着车内坐着的一名女子。这女子少妇打扮，衣着华丽，肤色胜雪，一张下巴尖尖的瓜子脸分外俏丽。车厢里充斥着浓浓的香气，闻起来欲仙欲醉。女子对这个突然钻进来的脏兮兮的女孩，没有尖叫，也没有嫌恶，只稍稍讶异地抬了抬左眉，感兴趣地打量着她。

美妇虽然没有声张，青檀的恐惧却没有减半分，反而越发害怕。因为青檀分明看到美妇身后探出一条细长的雪白大尾，尾端搭在她自己的肩上，尾梢轻轻甩动。再看美妇的眼睛，瞳仁虽是漆黑，却时不时地闪过一层莹莹绿光。

这女人到底是什么东西？

恐惧感让青檀几乎要跳起来逃出车厢去，这时马车已到了城门口，车外传

来守卫的一声问话：“把车帘掀开搜查！”吓得她一屁股又坐了回去。

车外响起女孩子颇为恼火的话音：“车里坐的是我们家夫人，岂能让你搜查？”像是车内这女人的丫鬟。

卫兵粗暴地吼道：“少废话，闪开！”

丫鬟一声惊叫，被推到一边，旋即车帘被一把掀开了，探进卫兵那张粗鲁的脸。在他往里张望的一瞬间，美妇的身体突然前倾，脸与卫兵对个正着，两人直直对视。青檀分明看见，美妇的双瞳变成绿色的旋涡，与她对视的卫兵忽然间两眼失神，脸色茫然。

这时车外的丫鬟一把推开卫兵，车帘也随之放了下来。美妇撤回身子，眸子已恢复漆黑，笑笑地瞥了一眼躲在车角的青檀，那雪白大尾悬在半空，颇为得意地一招一摇。青檀急忙低下头，紧紧抱着膝盖发抖，不敢再抬头看她一眼。

车外传来丫鬟怒气冲冲的骂声：“你可有搜到嫌犯？”

卫兵呆呆地回答：“没……没有。”

“那你个浑人乱看些什么？”

“夫……夫人……”

“呸！”丫鬟气恼地狠狠啐了一口。

周围的卫兵们笑起来，纷纷上来取笑他：“快说，看到了什么就迷瞪成这般模样？”

卫兵被人推来搡去地打趣，只觉得头昏脑涨，腿脚发软，一句话也说不囫圇。

这时马车启动，轿帘摇晃，一缕缕沁人香气泄出，周遭的人都闻到了，纷纷张望。卫兵们也停止了打闹，一个个神魂颠倒，目送马车辘辘地驶出城门。

青檀就这样借着一驾奇怪的马车，逃出了满是恐怖记忆的焦州府。

颠簸的车厢里，美妇开口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青檀清楚今后必然要隐姓埋名，还不及想好新的名字，这位怪异的美妇就突然问起。努力克制着对她泛绿的眼眸的恐惧，青檀颤声答道：“我叫……青印。”

之前提到的肩上那个印记，她灵光一闪，就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，以保全自己。待长大一些，终有一日会为家人索回血债。

从现在起，青檀要彻底地销声匿迹，她只是青印。



五年后，春深时节。





京城西边的舜河街，一面是临河，一面是一溜儿商铺。清晨时分，商铺多数还没有开门营业，街上行人甚少，河岸栽了一行垂柳，丝绦碧绿，随风飘拂。

舜河街的街尾有一家铺子格外不起眼，门楣上悬了一个匾额，上书四个大字：半似仙人。

不知是做的什么生意，这个时辰也是大门紧闭。铺子后面是个四四方方不大不小的庭院，院子中间有一棵茂密的古玉兰树，洁白玉兰开得正好，淡淡香气都飘到邻里家去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西厢房的门一开，走出一名身穿艾绿色衣衫的少女，十四五岁模样，容颜清丽，一对眸子含着笑意，若水笼薄烟。她手里端着一只托盘，上面摆了清粥小菜，搁在玉兰树下的石桌上。然后把手拢在嘴边，冲树上喊道：“陌途，吃早饭了。”

少女正是现年十四岁的青印。

树冠顶端响起沙沙叶响，不一会儿就有一只黑猫顺着树干下来，向着桌前一跃，直接落在了桌上。

脑袋探到碗边儿，闻了一闻，嫌弃地皱起了鼻子：“我要吃鱼。”

青印道：“早饭吃什么鱼？中午再做给你吃，乖啦。”

陌途勉为其难地探向碗，只一舔，碗便神奇地空了。速度之快，浑似刚才挑三拣四的不是它。

青印抬手戳了它的脑袋一下：“吃慢些，还有呢。”

陌途又把嘴巴凑近了小菜，再一舔，盘底就发亮了。它的小小猫身只是幻象，真实体形十分庞大，饭量也很惊人。

青印也端了一碗粥喝着。见陌途的碗空了，转头冲着玉兰树唤了一声：“玉兰，添粥。”

此时若有旁人在侧，定会一头雾水。这是支使谁干活呢？却见玉兰树干上忽然出现了一个隐约的影像，片刻之间与树干脱离，影像也清晰了起来，竟是一名白衣美女。

那女子身段婉约，气质清雅脱俗，娉婷来到桌边，端起碗来去到厨房中添粥，回来放在陌途面前，一句轻飘飘的话飘出口：“真能吃……”

陌途眼神一凶，突然现出原形，化为巨兽三尾獬猫，体重骤增，扑棱一下把石桌踩翻，盘碗摔得一地狼藉。玉兰吓得“啊”的一声转头就跑，转瞬间钻进玉兰树不见。

青印端了一只幸存的碗，呆呆坐在石凳上，半晌，跳起来怒道：“大清早的你们又闹！又闹！”

陌途见势不好，赶紧缩成猫身，溜进厨房，直接就着锅子去吃了。青印走到树下用力敲树干，喊玉兰出来收拾残局。这树妖却跟死了一样，装她的呆木头，